

积极学业情绪在教师支持与交际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

罗纬地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 730070

摘要: 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探讨了积极学业情绪(外语愉悦和外语自豪)在教师支持和交际意愿之间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外语自豪和愉悦在教师支持和交际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为改善高中生的课堂交际意愿提供建议。

关键词: 教师支持;交际意愿;外语自豪;外语愉悦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学生应该能够在英语学习中逐步形成语言意识,积累语言经验,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和交流”。然而,现行的评价体系几乎只以学生的纸面成绩为主要参考,教师、家长甚至于学生自身也一味地追求考试分数,鲜少有人关注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各种情绪体验。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外语愉悦、自豪、希望等正性情绪能够正向作用于学生的交际意愿并促进学生的外语学习(林殿芳、王俊菊 2018;姜艳 2020)。同时,有研究表明教师支持作为主要外部因素,不仅能对学生的学业情绪产生显著影响而且与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有着密切联系(Dewaele & Alfawzan 2018)。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未清晰探明教师支持,积极学业情绪与交际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

1. 文献综述

几十年来,二语习得领域对学习者的学业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极方面,如外语焦虑等(Horwitz et al. 1986),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积极心理学开始发展,其延展出的全人观教育理念以注重学习者的多重情绪体验和强调知情合一的学习方式而广为人知,受其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到外语学习中的积极情绪,外语愉悦、自豪、希望、兴奋、高兴、满足等积极情绪逐一得到发掘(Dewaele et al. 2018)。有研究表明,外语情绪能够间接预测二语交际意愿:外语愉悦不仅在语言思维模式和交际意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还能够在课堂环境与交际意愿之间以及二语坚毅和交际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Wang et al. 2021; Li et al. 2022; 王毓琦 2023)。虽然外语自豪情绪在国内的研究几近空

白,但熊无味(2017)的研究表明,自豪与愉悦的性质相近,共同归属于积极学业情绪的范畴,将其融入到外语学科中研究是具有价值的。根据情绪的共存理论,学者们开始对焦虑、愉悦、无聊和自豪等外语情绪进行组合,分别考察它们与交际意愿和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Li et al. 2022; 张茜、王建华 2023),但不同情绪在交际意愿和学习投入中的共存形式仍不明确,有待探讨。以上研究都指向外语愉悦和自豪都可能是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但其在教师支持与交际意愿间的作用机理尚未明确。综上,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支持、积极学业情绪(外语愉悦、自豪)和二语交际意愿的内在联系,本研究提出假设:外语愉悦和自豪情绪能在教师支持和交际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被试

本研究在取得学校领导、任课教师及学生本人同意后,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省级实验高中高一年级学生作为被试。高一年级共 20 个自然班,班级人数均为 55 人,本研究随机抽取 10 个班级,发放电子问卷 550 份,问卷所有内容均使用中文陈述以避免理解偏差。将平均每题作答时间小于 2 秒的无效问卷剔除以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19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4.36%。其中,汉族学生 283 名(54.53%),维族学生 236 名(45.47%);男生 297 名(57.22%),女生 222 名(42.78%);平均年龄在 15-17 岁之间($M=16.3$ 岁, $SD=0.87$),所有被试均了解本研的目的且为自愿参加。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师支持量表

该量表在柴晓运、龚少英(2013)编制的教师支持量

表 ($\alpha=0.925$) 的基础上结合高中生外语学习的特点进行改编。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其各项拟合指数良好 ($\chi^2/df=4.036$, 在 1 和 5 之间; $CFI=0.926>0.9$; $TLI=0.913>0.9$; $RMSEA=0.077<0.08$; $SRMR=0.045<0.05$), 证明该量表结构效度比较理想,量表的总信度和分量表信度也较为理想,共包含 17 个题项 ($\alpha=0.928$), 生成了情感支持 ($\alpha=0.884$)、自主支持 ($\alpha=0.856$) 和认知支持 ($\alpha=0.861$) 三个维度。

2.2.2 外语愉悦量表

该部分使用了 Li et al. (2018) 等人研制的外语愉悦量表 ($\alpha=0.831$)。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其各项拟合指数良好 ($\chi^2/df=1.283$, 在 1 和 3 之间; $CFI=0.996>0.9$; $TLI=0.995>0.9$; $RMSEA=0.023<0.08$; $SRMR=0.017<0.05$), 证明该量表结构效度比较理想,量表的总信度和分量表信度也较为理想,共包含 11 个题项 ($\alpha=0.917$), 生成了个人愉悦 ($\alpha=0.889$)、教师愉悦 ($\alpha=0.864$) 和环境愉悦 ($\alpha=0.816$) 三个维度。

2.2.3 外语自豪量表

该量表选自 Bieleke. et al. (2020) 等人编制的学业情绪

问卷简版 ($\alpha=0.913$), 并在原题中增加了限定词“英语”。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其各项拟合指数良好 ($\chi^2/df=3.340$, 在 1 和 5 之间; $CFI=0.964>0.9$; $TLI=0.954>0.9$; $RMSEA=0.067<0.08$; $SRMR=0.034<0.05$), 证明该量表结构效度比较理想,量表的总信度和分量表信度也较为理想,共包含 12 个题项 ($\alpha=0.905$), 生成了考试自豪 ($\alpha=0.796$)、课堂自豪 ($\alpha=0.899$) 和学习自豪 ($\alpha=0.836$) 三个维度。

2.2.4 二语交际意愿量表

该量表选自 Peng & Woodrow (2010) 的交际意愿量表 ($\alpha=0.887$)。在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其各项拟合指数良好 ($\chi^2/df=1.610$, 在 1 和 3 之间; $CFI=0.995>0.9$; $TLI=0.993>0.9$; $RMSEA=0.034<0.08$; $SRMR=0.013<0.05$), 证明该量表结构效度比较理想,量表的总信度和分量表信度也较为理想,共包含 10 个题项 ($\alpha=0.937$), 生成了形式中心 ($\alpha=0.909$)、意义中心 ($\alpha=0.937$) 两个维度。

3. 研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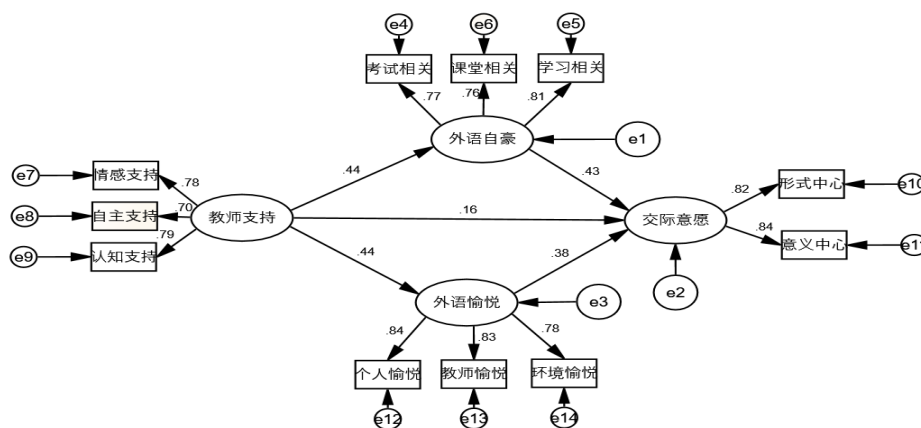


图 1 外语自豪和愉悦在教师支持和交际意愿之间的中介模型

交际意愿的 R^2 为 0.537, 表明模型对预测结果的解释程度为 53.7%。由图可知,教师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外语自豪和外语愉悦 ($\beta=0.44$, $p=0.000<0.001$; $\beta=0.44$, $p=0.000<0.001$)。同时自豪和愉悦情绪也能显著正向预测交际意愿 ($\beta=0.43$, $p=0.000<0.001$; $\beta=0.38$, $p=0.000<0.001$)。并且当两种积极学业情绪进入结构方程模型作为交际意愿的共同预测变量时,教师支持仍旧能够

显著正向预测交际意愿 ($\beta=0.16$, $p=0.005<0.05$), 说明外语自豪和外语愉悦两种积极学业情绪在“教师支持→交际意愿”关系链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外语自豪和愉悦情绪能够在教师支持和交际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得到验证。

4. 结果讨论

综上,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对交际意愿的影响存在

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且验证了前人所提出的“外语情绪→交际意愿”这一关系链条 (Teimouri et al. 2020),加入了新的影响因素“教师支持”,首次更新出“教师支持→积极学业情绪→交际意愿”这一中介链,验证了 Wen & Clément (2003) 的理论模型,即在交际意愿产生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语境 (教师支持) 与情感意识 (积极学业情绪) 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最终确认了学业情绪之于交际意愿的中介作用 (Wang et al. 2021; 韦晓保、陈巽 2022; 王毓琦 2023),为先前关于学业情绪中介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并推动了该领域的拓展。

5. 结论

本研究拓展了控制-价值理论,为其提供了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实证支持。而且研究结果解释了教师支持、外语自豪和愉悦对交际意愿的作用机制,教师要帮助学生调节在交际过程中产生的不良情绪,通过增进师生互动、改善课堂氛围等手段加强学生正面情绪的体验,从而提升交际意愿。

参考文献:

[1]Dewaele, J. M., & Alfawzan, M. (2018). Does the effect of enjoyment outweigh that of anxiety in foreign language performance?[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8 (1), 21-45.

[2]McCroskey, J. C. & E. Baer. (1985).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The construct and its measur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Denver, CO, November.

- [3]MacIntyre, P. D. & C. Charos. (1996). Personality, attitudes, and affect as predictors of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 3-26.
- [4]MacIntyre, P. D., R. Clément, Z. Dörnyei & K. A. Noels. (1998). Conceptualiz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L2: A situational model of L2 confidence and affiliat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2 (4): 545-562.
- [5]Wen, W. P. & Clément, R. A. (2003). Chinese Conceptualisation of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ESL[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6 (1): 18-38
- [6]林殿芳 & 王俊菊. (2018). 影响学生课堂交际意愿的教师因素研究 [J]. *外语教学* (04), 59-64.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8.04.011.
- [7]姜艳. (2020). 影响中国大学生外语愉悦的教师因素研究 [J]. *外语界* (01), 60-68.
- [8]尹玮, 张馨月, 季可晗 & 于晓丹. (2024). 教师支持对大学生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 思维模式和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 [J]. *外语界* (05), 72-81.
- [9]韦晓保. (2020). 大学生二语动机自我、歧义容忍度和交际意愿的关系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01), 71-80+148. doi:10.13458/j.cnki.flatt.004652.
- [10]李成陈 & 韩晔. (2022). 外语愉悦、焦虑及无聊情绪对网课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 [J]. *现代外语* (02), 207-219.